

逆全球化挑战下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增长点

徐秀军

内容摘要：近年来，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持续低迷、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经济治理调整变革的进展缓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政策的内顾倾向日益加重，彰显了全球范围内逆全球化挑战日益凸显，也从不同维度对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金砖国家应正视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挑战，立足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货币金融、大宗商品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不断挖掘新的合作动能。同时，通过提升金砖国家政治与战略互信、契合各自经济发展的核心利益诉求、加强经济发展战略的适应性调整、构建开放型经济合作机制和扩大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辐射圈等途径，推动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经济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对接，从而打造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关键词：逆全球化 金砖国家 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2017)03-0088-06

一、金砖国家经济合作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挑战日益凸显，并通过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表现出来。由于保护主义的日益盛行，全球治理改革和多边、区域经贸谈判进展缓慢，双边经贸合作也难以取得重大突破。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内顾倾向加大，给全球化进程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这些都给金砖国家合作增加了新的挑战。

（一）国际贸易增长持续低迷

2015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额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全球贸易实际增长与GDP实际增长率之比屡创金融危机后的新低。2017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贸易统计与展望》报告显示，扣除价格因素后，2016年世界货物贸易量较上年仅增长1.3%，与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实际增长率之比仅为0.6。受外需持续低迷、汇率贬值等因素影响，金砖国家对外贸易增长仍旧步履蹒跚，对外贸易总额持续处于下滑趋势。WTO数据显示，2016年金砖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为5.276万亿美元，较上年下降7.5%，较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率低4.3个百分点，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中国和印度分别下降11.5%、11.2%、10.4%、6.8%和5.6%。在出口方面，2016年金砖国家货物贸易额为2.904万亿美元，较上年下降7.9%，其中俄罗斯、南非、中国、巴西和印度分别下降17.5%、7.8%、7.7%、3.1%和1.3%；在进口方面，2016年金砖国家货物贸易额为2.372万亿美元，较上年下降6.9%。其中，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下降19.8%、12.5%、8.6%、5.5%和0.8%。

收稿日期：2017年4月20日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亚太区域合作。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15ZDC038）的资助。

（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乏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8年间，全球FDI流入额年均增速仅为0.8%。全球FDI在经历2015年因全球跨境并购大幅增长而强劲复苏后，2016年增长动力难以为继，上涨势头再度出现逆转。^①与全球FDI增长形势不同，2015年金砖国家的FDI流入和流出总体上处于逆势下行，2016年仍延续这一下行趋势。根据UNCTAD数据，2015年金砖国家的FDI流入总额为2560.63亿美元，较上年下降5.5%。其中，南非、俄罗斯和巴西出现下降，分别较上年下降69.3%、66.3%和11.5%；而印度和中国分别较上年增加27.8%和5.5%。进入2016年，金砖国家FDI增长动力依然不足，FDI流入总额较上年下降2.5%。^②

（三）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不断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加大了对自身产业的保护力度，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在2008年11月至2016年10月期间，20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5560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相比而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1734项。美国则成为全球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手。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066项，居全球第1位，约占G20成员国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两成，比排名第2的印度多504项，是中国的4.4倍多（见图1）。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在WTO的所有成员国中，中国仍然是截至目前受反倾销影响最大的国家。2016年12月，WTO报告显示，2013年7月至2016年6月，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占全部调查总数的比例达28%。2017年1月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有2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了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较上年增加36.8%；涉案金额合计143.4亿美元，较上年增加76%。其中，有21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立案调查49起，较上年增加32.4%；涉案金额达78.95亿美元，较上年增加63.1%。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不断升级的保护主义为金砖国家参与和推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增加了新的变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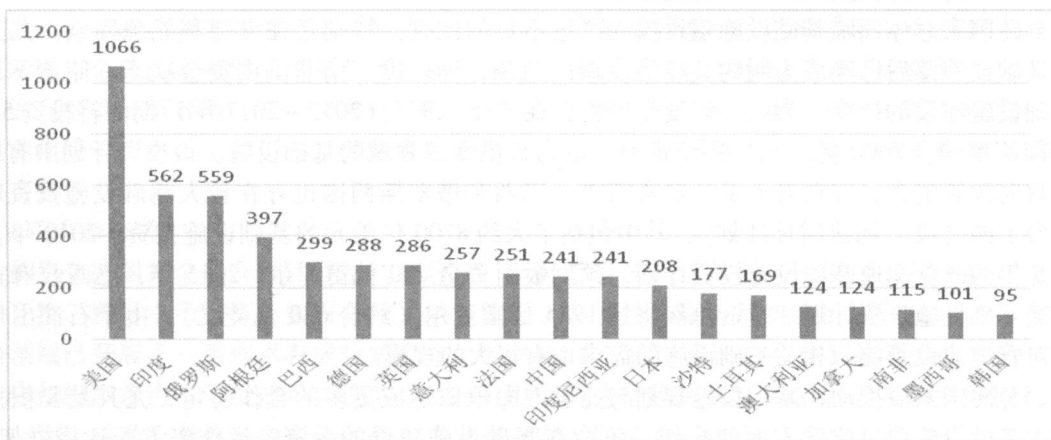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危机以来G20成员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排名

资料来源：商务部。2016年中国遭遇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EB/OL]。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1-05/8115036.shtml, [2017-01-05]（数据截至2016年10月）。

（四）全球经济治理调整变革的进展缓慢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上升。新兴经济体致力于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TO等现有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同时，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推动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谋求新一轮经贸规则的制定权，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对于美国等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导国家而言，对金砖国家政策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让金砖国家逐步接受它们制定的新规则，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约束金砖国家的行为，限制金砖国家权利的同时使金砖国家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因此，未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围绕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竞争与博弈将更加激烈，并深刻影响未来全球经贸和金融格局。

（五）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内顾倾向日益加重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一系列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从英国公投脱欧到坚持“美国至上”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再到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深刻反映了发达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暗涌动，政策的内顾倾向日益加重。英国公投脱欧及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必将对欧洲经济一体化带来巨大损伤，同时还对全球其他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至上”的贸易政策试图追求对美国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但却破坏了全球的公平贸易秩序，最终将掣肘全球贸易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内顾倾向的政策不仅让全球经济遭受新的挑战，也将从根本上损害政策实施者的利益。但从短期来看，由于经济上对发达经济体的不对称依赖以及政策应对经验上的不足，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内顾政策面前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二、立足重点领域创造经济合作新动能

新逆全球化挑战下，金砖国家合作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多变，继续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随之增加。为此，金砖国家要挖掘共同经济利益和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空间，推动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齐头并进创造合作新动能。金砖国家经济合作涵盖了贸易和投资、制造业与矿产加工、能源、农业合作、科技与创新、金融、互联互通、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八个重点领域，这是金砖国家经济合作获得持续动力的坚实基础。在未来几年内，金砖国家应优先和重点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货币金融、大宗商品以及境外经贸合作区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这些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一）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球经济复苏愿望强烈以及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领域存在巨大的潜在投融资需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融资缺口为 1 万亿美元~1.5 万亿美元。

目前，金砖国家总体面临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的困扰，特别是在交通和能源领域。尤其对印度和南非而言，基础设施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印度、南非国内资金缺乏、储蓄不足、机制落后影响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为此，印度政府提出在“十二五”（2012-2017 年）期间将投资 50 万亿印度卢比（按当前汇率约合 8000 亿美元）用于道路、电力、供水等领域的基础设施。该投资计划中有一半的融资要来自非政府预算资金，存在着大量的融资需求。巴西和俄罗斯两国也存在较大基础设施投资缺口。2010 年，巴西出台了“加速增长计划”，其中包括了大约 87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2012 年，巴西政府推出了为期 5 年的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预期吸引资金 790 亿雷亚尔；2015 年，巴西政府宣布实施新一轮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投资总额将达 1984 亿雷亚尔（约合 630 亿美元）。由于石油出口方向的变化，俄罗斯对管道建设等能源相关基础设施的需求也有很大的规模。

一方面，金砖国家应推动在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方面争取达成更多的合作协定，尤其是要积极探索金砖国家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面的合作，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运作等方面达成框架性的协议。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广泛的合作前景，例如中国与南非共同探讨合作投资建设南部非洲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与印度探讨南方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探讨北方丝绸之路、与巴西探讨开发农业设施等项目。中国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将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成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新亮点。

另一方面，金砖国家应推动成立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合作机制，倡导建立基础设施建设联盟和设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现阶段金砖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可获得性上加强合作；二是实施优惠政策和税收减免，鼓励部分资金私募基金以公私合营（PPP）模式进入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三是鼓励金砖国家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缓解大量热钱涌入所带来的压力；四是鼓励金砖国家相关企业竞标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建设，以培育一个覆盖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因此，金砖国家急需在鼓励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引导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场方面达成共识，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可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基础设施联盟，同时设立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基金，为基础设施投资提

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从而发挥金砖国家在促进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引领作用。

(二) 贸易和投资合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金砖国家政府受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出台了一系列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构筑了一些隐形的贸易和投资壁垒,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损害了金砖国家贸易和投资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为此,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应成为金砖国家深化经贸合作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金砖国家应努力培育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行业和市场,并通过制度性安排为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创造条件。贸易方面,现阶段应推动贸易融资和本币结算的发展,以减少贸易合作的外部冲击,同时就成员国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关税减让以及其他有助于促进相互贸易的领域做出承诺和具体安排。投资方面,现阶段应推动建立相互投资便利化安排,消除投资壁垒,并适时商签多边投资协定。2001年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l)提出“金砖四国(BRICs)”这一概念时,主要基于一个投资领域的概念。从投资价值来看,金砖国家都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目前,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规模仍很有限,但在谈判签署高水平的投资协定方面拥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为了进一步挖掘投资合作空间,金砖国家既要致力于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也要通过商签投资协定为相互投资提供制度性保障。并且,金砖国家还能以此为契机制定适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协定范本,从而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谈判领域中的话语权。

其次,可推动建立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过去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发起了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新的大型排他性经贸协定谈判,尽管这些协定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其高标准的规则体系对金砖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可小觑。为此,金砖国家有必要在经济上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合作联盟,规划更深入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并将建立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作为长远目标。当然,目前实现这一目标仍存在很多障碍。它既包括金砖国家自身条件的限制,也包括一些外部约束因素。例如,根据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签署的南方共同市场条约,各成员不能单独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因此,金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探讨“金砖国家+”的新模式,包括但不局限于金砖国家成员。现阶段,金砖国家可启动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可行性研究,宣布组建金砖国家经贸协定工作组,磋商如何建设更加友好的经贸环境,进一步强化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往来。该领域合作涉及商品通关进一步便利化,人员往来便利化等等。有关工作可以金砖国家的经贸部为主,并可请WTO、UNCTAD、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三) 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虽然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创新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金砖国家在货币互换、贸易本币结算、银行合作、信贷融资、开发性金融、危机救助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等货币金融领域已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尤其是《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的签署以及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为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金砖国家推进金融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危机后的恢复时期验证了金砖国家之间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从内部条件来看,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深入发展为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金砖国家日益扩大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要求相互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货币金融合作关系。在外部机遇和内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金砖国家拥有深化货币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金砖国家要积极加强本币合作,应对未来的美元危机,规划结束美元的霸权地位的切实路线图。现阶段,中国可推动建立金砖国家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体系。早在2011年4月,金砖国家签署《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提出稳步扩大金砖国家之间本币结算和贷款的业务规模,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其后,金砖国家签署的相关协议涉及贸易融资和本币结算等多个领域,但由于进展缓慢,远不能满足避免相互贸易以主要国际货币计价导致的汇率风险的要求。为避免汇率风险对贸易扩张带来的阻碍作用,金砖国家还可尝试本货计价,加速推进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当前,金砖国家要积极加强本币合作,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美元危机。为此,应加大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上的投入,推动新开发银行框架下的本币合作,积

极推动签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双边和多边本币互换和贸易投资结算协定，逐步建立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体系。

（四）大宗商品合作

近年来，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以原油价格为例，UNCTAD 数据显示，2008 年 7 月，原油价格曾升至 132.50 美元/桶的历史高点；2016 年 1 月，原油价格降至 29.92 美元/桶，相比历史高点降幅达 77.4%；2017 年 2 月，原油价格回升至 54.36 美元/桶，相比 2016 年 1 月上升 81.7%。^②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既给大宗商品的生产和出口国经济带来震荡，也给大宗商品的消费和进口国经济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能源资源的生产与消费还与气候环境问题紧密相连，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金砖国家中，既有中国和印度两个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需求大国，也有俄罗斯和巴西两个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金砖国家经济有直接影响。根据 IMF 数据，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2015 - 2016 年巴西和俄罗斯连续两年经济负增长，其中巴西分别增长 -3.8% 和 -3.6%，俄罗斯分别增长 -2.8% 和 -0.2%。南非经济的低迷增长也与国际大宗商品萎靡不振不无关联。而对于中国和印度而言，大宗商品的大幅波动也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

为此，金砖国家可推动建立大宗商品稳定的供需机制。这一机制对于金砖国家之间建立能源、矿石资源等大宗商品稳定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促进各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和印度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较大。为了保障能源资源的稳定持续供给，需要有稳定的油气和矿产资源供给渠道和价格预期。而对于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资源供给国来说，需要有稳定的油气、矿产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市场和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既不利于供应国的经济稳定，也不符合需求国的利益。此外，金砖国家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上拥有广阔空间，例如在石油勘探和炼油、液化天然气管道建设、可再生和清洁能源技术、能源效能提升等领域的合作。

（五）境外经贸合作区

境外经贸合作区既是一个全新的合作领域，也是一种推动经济合作的新途径。在理论上，境外经贸合作区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默教授的“宪章城市”（chartered city）为支持。

目前，印度、南非等其他金砖国家有利用经贸合作区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的需求。以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合作作为突破口能够加强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与金砖国家在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并发挥中国在金砖国家经济合作方面的推动作用。现阶段，中国可选择在其他金砖国家相对发达的地区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在逐步做大做强后向其他地区拓展。同时，鼓励其他金砖国家到中国境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并以此为依托深化相互经济合作。

三、推动战略对接打造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尽管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盛行，但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却成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倡议的提出顺应了金砖国家长期以来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努力，也与近年来金砖国家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不谋而合。例如，印度莫迪政府提出一个由印度主导的“季风计划”，地域范围涵盖东非、阿拉伯半岛，经过伊朗南部到整个南亚，向东则通过马六甲海峡和泰国延伸到整个东南亚地区；同时加紧推动实施积极与孟加拉湾沿岸及以外地区的国家接触的“东向行动”政策。俄罗斯在欧亚区域推动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计划到 2025 年实现联盟成员国间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最终建立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统一市场；在国内推动出台的“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规划，计划到 2025 年实现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巴西与南非也致力于推动所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国家发展战略规划。

从现实来看，“一带一路”、“季风计划”和“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和跨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与计划有很多趋同的目标，但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甚至可能在部分区域和领域的优先次序上发生对立。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自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战略的利益契合点和经济上的互补性，金砖国家应加强国家发展和对外合作战略的对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的对接，避免这些计划与安排的负面溢出效应损

害金砖国家经济合作进程。金砖国家若可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抓手和依托,推动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战略对接,则有利于发挥金砖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结合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应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加强与金砖国家的战略对接,并由此打造经济合作的新平台。

(一) 提升金砖国家政治与战略互信

目前,中国与部分金砖国家仍存在领土分歧和争端,并且面临争端激化的挑战。例如,与印度的边界划分问题等,都曾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争端升级,甚至是军事对峙。对于中印、中俄关系来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缺乏政治与战略互信往往成为阻碍双方关系发展和战略对接的影响因素。因此,应进一步夯实与相关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之间相互合作的政治基础,加强双方战略互信。

(二) 契合各自经济发展的核心利益诉求

中国所推进的领域和项目既要满足中国的需要,也要满足相关国家的需要。特别是对于一些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金砖国家,要积极构建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体现中国的诚意与责任。

(三) 加强经济发展战略的适应性调整

由于各种问题、矛盾以及难以预料的风险,很多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都出现过一些失误、挫折,甚至遭受很大的损失。例如,南盟的发展曾长期停滞不前,独联体曾一度形同虚设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项目难以按期实现预定目标,甚至半途而废。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既要加强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也要加强域外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保持灵活的合作策略,避免战略目标的相互对立和冲突,同时根据不断变化的新问题、新形势,对所制定的规划和所采取的措施进行适应性调整。

(四) 构建开放型经济合作机制

从金砖国家的视角来看,金砖国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日益加强,金砖国家的崛起与外部世界互为影响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金砖国家的崛起要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同时外部环境也因金砖国家的发展和对外政策而不断变化。金砖国家的崛起进程就在这种开放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全球经济之所以面临日益加大的逆全球化挑战,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国政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既是新兴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重大举措。它所倡导的开放合作“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与内向性的、封闭式合作不同,开放合作是一种外向型的区域或跨区域,“一带一路”倡议不针对任何国家,不搞排他性的经济集团,金砖国家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只要有意愿便可加入这一倡议,并将其经济发展战略纳入到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之中。

(五) 扩大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的辐射圈

目前,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只包括五个成员国家,但这并不影响金砖国家合作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实际上,2013年以来,金砖国家在南非、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举行领导人会晤期间,分别同东道国所在区域的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对话会,并探讨了金砖国家与这些区域之间的市场对接与合作路径。在新的形势下,金砖国家合作通过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平台使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对象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金砖国家+”的开放合作模式,在更大范围产生联动和聚合效应,为金砖国家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① 2015年全球FDI流入额较上年增长38%。由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为避税等目的进行大规模企业重组,全球跨境并购成为全球FDI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为全球FDI贡献了约33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② 原油价格为英国布伦特轻质原油、迪拜中质原油和西德克萨斯中间基(WTI)重质原油价格的简单平均值,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

(责任编辑 陈 彤)